

易学关键

YIXUE GUANJIAN

张 汉 /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 关于作者与本书

张汉 1929年生。山西平鲁人。1949年春，在雁北五分区专署任文书，同年随军入川。1950年在剿匪中右手致残，坚持用左手写作，曾在政府机构中做文化干部等工作。1959年开始研究周易，自成一家，积累了数百万言易学笔记。著有《道论》、《易学关键》（初版书名《易学启门键》）、《周易会意》、《学易通灵》（与曾旭合作）等多部注《易》著作。多次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数十年研《易》，旨在寻求真理，弘扬祖国的“天下为公”的光辉文化。在他的论述中，我们阅读到的是旁征博引和文思泉涌，感受到的是哲学激情与济世襟怀。

《易学关键》共分为辨日、二十八宿、十二子、河图与洛书、风论、易学启门共十五章，从古代天文学和人文学的角度阐述了天、地、人之三才和王、霸、亡之三道，阐明了孔孟的政治指归，揭示了易学是政治预测学，证实了以《易》为统的儒学五经是天人合一的社会科学，是中华古代辉煌灿烂的人文学。正如作者所言，《易学关键》的“键”是指中国古代天文学，天文学是通向中国古代人文学堂奥的关口。我的“键”就是希望学者启开中国古代人文学的关口，请读者登堂入室，欣赏室内之陈列。

序

《周易》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纲领。中国古代的鸿儒硕士,可以说,都是《易》学家。《文心雕龙·原道》曰:“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促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宗经》篇又说:“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刘勰的《文心雕龙》自身,也依据《周易》的哲学思想撰写而成。他在《序志》中说:“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刘勰是古代学问渊博的学者之一,是中国古代论述文体的大师,对《易》学有精辟的理解。他阐述了“人文之元”的奥秘“天地之心”;论说了“肇自太极”。按本书的注解,“天地之心”就是我们太阳系天体中心太阳;“太极”就是效法太阳公正无私的品德,率领社会的政治家。这种光明磊落的政治家,道家称“真人”,儒家称“尧舜”。太阳是太阳系天体赖以生存的根本。中国的古哲人以同样的眼光看待太阳和“天下为公”的政治家,将“功被天下而不私置”的君王喻为太阳,喻为大地的中心“天地之心”。

漫长的中国古代,在思想界,“《易》统其首”,这是史实。《易》总结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原始大同社会的历史,也总结了“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霸道与亡道的转易历史。《易》提示了社会发展的真理,因此在历史长河中,中国出类拔萃的明哲,皆以《易》为理论基础,谱写了他们的弘文懿采,给我们民族创造了“与日月而长存,并天地而长大”的光辉的文史哲文献。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成中英教授说,《易》是中国思想界的“源头活水”,应给《易》以正确的估价。现在很多哲学家已承认了这一论断。

地处四川盆地岷江之畔的眉山,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宋代文豪苏洵、苏轼、苏辙,都是《易》学家。《四库全书·东坡易传》提要曰:“《东坡易传》九卷,宋苏轼撰。轼事迹具《宋史》本传。是出自一名《毘陵易传》之书。陆游《老学庵笔记》谓此书遭元祐党禁,不敢显题轼名,故称‘毘陵先生’,以轼终于常州故也。”苏辙曾说:“苏洵作《易传》未成而卒,属二子述其志。轼书先成。辙乃送所解于轼则《蒙》卦犹是辙解,则此书实苏氏父子兄弟合力为之,轼撰要其成耳。”正如朱德元帅所评,“一家三父子,都是大文豪。”“三苏”成为一代文豪,与通于《易》学有极大关系。

中国古代，“迷夺民思，杜绝言路”，文字狱代代承袭。灭三族灭九族的残暴屠戮，导致《易》学隐藏得极深，真理不能见天日。当时东坡身系朝廷，爱论政事，成了宦官佞臣的眼中之钉，因此《东坡易传》的隐晦程度，也超过了别的《易》注，读者不下“韦编三绝”的苦功夫，是无法理解《东坡易传》的。

生活在眉山的张汉所著的《易学关键》一书得以出版，是件值得庆幸的事。作者原籍山西，在眉山四十多年，在三苏祠工作近二十年。他热爱眉山，热爱岷江两岸的山山水水。眉山是一块“隐幽灵秀地”，张汉积数十年研讨之所得，历三十载笔耕之甘苦，撰写了《易学关键》这部六十万言的巨制，论述中国古代天文学与人文学。作者因我是三苏故里之人，看重我们的友谊，在该书出版之际，要我作序。多年不操文字，乍一提笔，真有些不知墨落何处。思量再三，不揣狗尾续貂之冒昧，写下如上文字，算做对作者友谊之回报吧。

是为序。

张 达

前 言

《易学关键》一书，目的在于探索和揭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论。天即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人即中国古代的人文学。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发展至孔子和老子时代，已有了“日心地行”的天文学，也有了揭示公天下的王道与家天下霸道和亡道的人文学。天文学和人文学错综杂糅在一起，再加上其他的自然科学和生产知识，就组成了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博大精深的人文学。

我在拙著《中国古代天文学是中国古代人文学的外衣》一文中说：“我们这一代人，能不能继承自己的传统文化，就是要看我们能不能掌握古代天文学。如果置中国古代天文学于不顾，高谈什么古代哲学史，高谈什么“唯心论”“唯物论”，都不过是瞎子摸象而已，我们成不了祖宗的知音。”

一篇短文不可能将古代天文学与人文学的问题阐述明白，《易学关键》，就是为《中国古代天文学是中国古代人文学的外衣》提供充足论据。有的学者不承认中国古代有精湛的“日心地行”的天文学，也不承认中国古代有系统的反映历史真实的人文学。这不是事实。伟大的文明的古代中国，不仅有伟大的自然学，也有伟大的人文学。我们民族中的先知先觉，其思想之渊博与精深，在当时居世界的领先地位。时间过了二千多年，以《周易》为统的人文学，其光辉的理论，也不在今人之下。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就太阳系天体而言，和哥白尼氏的理论相同，是“日心地行”论。演三极之道的《周易》就是日心地行理论的具体应用。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研究了太阳系天体的太阳，研究了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地球六个行星，也研究了地球的卫星——月球。

太阳是赋予王道复古革命的出发星和归宿星，王道革命不能公开，因此，太阳也就成了隐藏的天体。太阳和王道是天机，天机不可泄露，因此古哲对太阳的论述特别隐晦。金、木、水、火、土五行星，加上地球和月球，构成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七曜”。七曜连用，称日月火水木金土。日指地球。二十八宿之每一方为七宿，也就是为七曜绕太阳公转而安排的旅舍。

中国古代的人文学，是对漫长的原始大同社会和家天下转易社会的总结。到孔子和老子时代，中国经历了大同社会，也经历了家天下贵族专制社会。家

天下社会,又分为两大阶段,即取天下阶段和坐天下阶段。取天下,即《易·革》卦中的“汤武革命”。坐天下,即《师》上六的“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即夏、商、周三朝的贵族小人专政。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王道。人民被欺压盘剥得走投无路,在圣人的指引下,将支离破碎的国家又重新统一起来,除旧布新,推倒老家政,建立起新政权是霸道。霸道革命的胜利,前途有二,一是复古,一是复辟。复古恢复了大同公心制,行尧舜之道,选贤让能,讲信修睦。复辟步老家政的后尘,实施皇亲国戚专政。小人专政,社会不长进,甚至倒退。人民悲惨,政权最终倒台,上下两伤,是亡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家天下社会霸道与亡道的乾坤转易史。中国古代的文史哲,歌颂王道,褒贬霸道,否定亡道。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将太阳系天体的金木水火土五星取过来,和地球放在一起讨论。春天的地球叫“木星”,夏天的地球叫“火星”,秋天的地球叫“金星”,冬天的地球叫“水星”,地球的北极叫“土星”。土星亦称“长夏”。金木水火指地球不同时期的居宿与节令。地球是金木水火土的综合代表星。古哲将地球的自转周天与地球的公转周天,都譬喻为家政的一个朝代。地自转,由子经卯至午为取天下上行期;由午经酉至子为坐天下下行期。地公转,由冬至经春分至夏至为取天下上行期;由夏至经秋分至冬至为坐天下下行期。月公转周天,也喻家天下一个朝代。由朔至望是上行期,由望至晦是下行期。卢仝《有所思》诗曰:“天涯娟娟姮娥月,三五二八盈又缺”,即言家天下的通史。太阳为一,五星和地球合为二,月球为三。三个天体是组成《周易》的基数。《周易》最大的统数和最小的分子都是“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太阳喻君,地球喻臣,月球喻民。太阳君王居大中心自转而不公转。地球臣僚承上接下,自转而又公转。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太阳而言,对上一级而言,地球是形而下器,是被领导者。对其下级而言,对无官位的人民月球而言,地球是形而上道,是领导者。地球般的各级官员,有上下两重属性,是一身而二任的复体。月球人民自转而又公转。月球没有自己的卫星,不是中心,只是形而下器。天下为公的社会,太阳君王居中处正,继明不息,辉光普照,自转而不公转,指挥地球与月球在宇宙海洋航行。地球臣僚,既围绕太阳运行,同时也率领月球人民运行。月球自转而又公转,遵循地球指示的轨道运行。臣僚与人民,如同地月一样,共同遵循太阳的轨道运行,就构成了《老子》二十五章讲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没有阶级鸿沟的社会。

社会不分富贵贫贱,不分天堂地狱,是“有物混成”。家天下专制,天堂地狱。家政的前身是天下为公制,人未分裂为天地,是“先天地生”。大道之行也,和为贵,人与人礼让相待,社会不存在商代夏、周代商的翻天覆地的大变

革,是“寂兮寥兮”。选贤让能,不传子孙,如尧让舜,如舜让禹。领袖“独”代谢交替,不存在暴力,是“独立而不改”。大同社会的官员,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而雨露膏泽施及全民,人民有所恃而不恐,是“周行而不殆”。周兼指臣民。

君王如日,臣僚如地,人民如月,水乳交融,是大同社会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以君王为首,懂得一个真理,这就是《荀子·大略》中讲的,“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君臣皆知做官在于为民。为民效劳,是大自然天赋的使命。明白这个真理,便自觉不做人民的寄生虫。

霸道革命,家天下的上行期,也重演了大同社会的“天人合一”的乐章。周王朝的上行期至取得天下,归结于一条,就是和人民的不离不弃,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同生死共命运,施政以百姓心为心,功被天下而不私置。中国古代的霸道,都有一段与人民共患难的光荣历史。《屯》初九“以贵下贱,大得民”,即言霸道上行期,生活于人民中,成了不可战胜的力量。保民而王,即使弱小,也无敌于天下。

原始大同社会的“天人合一”,《周易》称为“一人行”。一人行,古哲亦称“配天”、“法天”、“效天”、“应帝王”、“法自然”。天,帝王,自然,都是指太阳。大同社会之“天人合一”,关键是君王具有太阳的品德,君王以身作法,能与自然的太阳同步。配天云云,即言君王与太阳合德。《书·太甲》曰:“一人元良,万邦以贞。”古哲认为,君王是社会的制动之主,转运之机。社会之治与乱,君王起决定作用。君王一人如太阳元良,臣民也将如君王那样“以贞”。贞,正也,即如太阳那样公正而无私。《礼·大学》曰:“一人定国”,也指君王的制主作用。

《法言·问道》曰:“一人兼统四体者,其德全乎。”其德全,即大同社会的领袖普覆博爱,施政代表了全体公民的利益。王霸亡三极社会,亡道代表一小撮富贵的利益,奴役剥削大多数人;霸道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荡涤一小撮阻碍社会前进的害人虫。亡霸都不全。王道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才是“全”。《荀子·劝学》曰:“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王道复古执政,即“天见其明”。光辉普照,人民能享受太阳之温暖,即“地见其光”。政权与基础两全俱美,即“君子贵其全也。”

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为家为私,废弃了中庸公心制。一人成仙,鸡犬升天。纨绔秉政,贤能在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天上的富贵,花天酒地,歌舞升平;地下的贫贱,勤苦谋生,身劳心困。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钱之神通,广大无比;可以通天,可以入地。上下串通,左右联系。盘根错节,形成派系,控制一个地区,作威作福,谁也无可奈何。天下为家,必然生出强龙地头蛇割据。

《老子》五十三章曰：“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朝甚除”，没有朝饭吃，也就是“民之饥”。“田甚芜”，生产被破坏，田园荒芜。“仓甚虚”，人民极度贫困，没有结余。富贵执政者是另外一种景象。古哲将家天下的吸血富贵称为“盗”。盗的君主是“盗夸”。夸，大也，即盗之大者。盗夸亦称“盗跖”、“大盗”。

夏禹王，家天下，月球窃据了太阳位。太阳不居太阳位，月球不居月球位，地球也成了从日从月的两面派。子午以东，霸道地球从太阳；子午以西，霸道地球从月球。日月星失位，王霸亡错置，悬象运转，天昏地暗。正直为邪，邪曲为正。是非颠倒，真伪混淆。社会动乱不已，转易不止。

盗夸专制的社会，《易》称“三人行”。三人行，也叫“三公运权衡”。家天下社会，王霸亡三种政治势力同时存在，人心不一，各自按照各自的天命观行事。对于君主的政令，采用实用主义，“乐则行之，忧则违之”。家政统治者自己，即便是亲骨肉，也是面合口头交，肚里生荆棘。武将与武将之间，文臣与文臣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贵族与贵族之间，都是乌眼鸡。

盗夸专制，古哲喻为月政，即言月球没有卫星，喻施政没有人民，因此古哲将月球称为“刖”。刖即施政不代表基础足。施政从富贵的利益出发，以损不足而奉有余作为归宿。宁肯我负天下人，不肯天下人负我。矛盾再无法缓解，杀几只替罪羊“以谢天下”。强权奴役，如荆如剥，官逼民反。封建军阀割据，盗匪占山为王，外族侵寇，人民起义，天下大乱，进入《丰》卦时代，家政权也就处于灭亡的前夜。

月道家政不尊重民心民意，一意孤行，胡作妄为，导致社会危机四伏。舍车马保将帅，转嫁危机而无济于事之时，社会便出现了统一国家、扫荡桀纣的“汤武革命”。汤武革命，也叫地道代兴。地道代兴，《周易》称“二人行”。《系上》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即言汤武革命。二人行，即太阳王道与地球霸道两派人物联合开展的扭转乾坤的大革命。汤王的辅佐伊尹、武王的辅佐吕尚是王道。汤王武王是霸道。王霸的根本区别是，王道崇尚复古，推倒老家政，复古实行天下为公制，行尧舜之所行。霸道的目的是，“彼可取而代也”，推倒了老家政，接管了龙椅由自己来坐，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富贵升天享福，人民也获得温饱。

以天体喻人事，王道的归宿是太阳大中位。霸道的归宿是地球公转的夏至日。夏至日，喻阳光照射着多数人，缓解了社会矛盾。社会由分裂转为合并，由动乱转为治安，由战争转为太平，人民也由地狱走出地面，社会又进入了分久又合的历史时期。

夏至，是虎兔相逢之地，是变化代兴的交替之日，是新政权定鼎，旧政权寿终正寝之时。汤武取得政权，如果复古，霸主将权让给伊吕，自己北面称臣。

《说卦》曰：“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即言主相易位，王道复职。如果复辟，霸主贪天之功为己功，将圣人和人民浴血奋战的成果，统统占为己有，光荣归于一夫，背信弃义，过河拆桥。

霸主复辟，葬送了革命，也毁了霸主自己。古哲说：“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毁也。”这就是说，复辟家天下弹冠相庆之日，也是敲响了这个政权的丧钟之时。《丰》卦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五彩缤纷的雉鸟，必然要转化为浑身无羽的寒号虫。《红楼梦》一百〇二回，将家政的这种蜕变称为“魄化”。魄化，也就是由既望向晦过渡。晦表示一个政权的树倒猢猻散。

人类进入家天下后，含三为一的人群，分裂为王霸亡三人。王道托神于太阳，霸道托神于地球，亡道托神于月球。三人之亡王两极，不共戴天，誓不两立，如同有昼无夜，有夏无冬。霸道一身而二任焉，子午以东，接受太阳的指挥，子午以西，接受月球的指挥，善恶兼备，应时而用。

中国的历史，到孔子和老子时代，经历了原始大同社会，经历了夏商周三个家天下朝代。周朝虽然未亡，但已病入膏肓。王霸亡三极政权，都形成了各自的传统。王道传统，其代表是尧舜；霸道传统，其代表是汤武；亡道传统，其代表是桀纣。王道公天下治理的时间最久，传统之根，扎得最深最牢。“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政权长生久视的不可更易的法则。顺之者治，逆之者乱。公存而存，公亡而亡。执政者继承天下为公之遗风与传统，社会将进步，人民会幸福。

家天下霸道与亡道的抗衡转易，集中在一点上，即政治家对王道公心制的维护和背离。由天下大乱，转变为天下大治一统，导演是王道。霸道革命，反映了王道的伟大的凝聚力和变化代兴的生命力。由天下大治，蜕变为天下大乱，分崩离析，军阀土豪割据，充分暴露了为私的家天下是一种离心力极强的腐蚀体制。霸道以公义灭私欲，向王道，近王道，所以取得胜利；亡道以私欲灭公义，背王道，远王道，所以惨遭失败。《荀子·礼论》曰：“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伤之矣。”礼义为公，情欲为私。两指政权与基础。

亡霸转易，是太阳王道的象数，究其根源，仍在围绕太阳王道运行。韩康伯注《系上》曰：“夫非忘象者，则无以制象；非遗数者，则无以极数。至精者，无筹策而不可乱；至变者，体一而无不周；至神者，寂然而无不应。斯盖功用之母，象数之所由立，故曰非至精至变至神，则不得与于斯也。”

忘象遗数，指对家天下亡霸转易史的否定；制象极数，指建立公天下复古大政。建立了太阳般的复古大政，政权就由象数形体，转化为与日月而长存，并天地而久大的精神物质。至精、至变、至神，即“人之初，性本善”的公心制。政权是精神的体现，不同于人的形体。人死了，形体埋了了事。精神物质，一是比形体存在的时间长，二是不可能同形体一道埋入地下。周王朝传了几十

代,延续了数百年。个人的寿命不可能如此之长。周王朝垮台,其传统至今仍在。这就是说,大同社会之公心,托位于太阳,历史最久。家天下的象数史,也比形体的生命长久。

就天文讲,地球自转的昼夜是“象”,子午卯酉十二时是“数”。地球公转的春夏秋冬是“象”,四孟、四仲、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气是“数”。月公转的朔望晦上下弦是“象”,初一、十五、三十是“数”。

就人文讲,公天下社会,无象无数,无声无臭。无富贵贫贱的对抗转易是“象”,上一下一,全社会一心一德是“数”。其象和而其数一,没有“汉,无论魏晋”的转易。

家天下社会,霸道革命,由冬至向夏至过渡,新势力逐渐壮大成长,旧政权逐渐衰退弱小,一如朝阳,一如夕阳,是“象”。十一月、二月、五月、冬至、立春、春分、立夏、夏至,是“数”。

霸主复辟,富贵小人持胜坐江山,由夏至向冬至过渡,由金满箱、银满箱、笏满床,逐渐向乞丐蜕化,是“象”。凶残的奴役,如荆如洗的盘剥,民有饥色,野有饿殍,官逼民反上梁山,也是“象”。五月、八月、十一月,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是“数”。

由八卦组成的六十四卦,是“象”;三极之道,六爻之动,三百八十四爻,是“数”。家天下上行期,由开山祖冬至谋反起,到夏至夺得中央政权,其间用了多少年岁也是“数”。家政下行期,夺权定鼎,贵族专政,由虎蜕变为豕,直至纣王自焚,经历了多少春秋,也是“数”。

天文的象数,来源于太阳。没有太阳这个大中心体,既构不成地球和月球的“象”,也构不成地球和月球的“数”。人文的象数,来源于圣人,没有王道传统的继承人,没有太阳般的正人君子,既构不成地球霸道与月球亡道的“象”,也构不成地球霸道与月球亡道的“数”。

由上可见,太阳是自然天体的“功用之母”,是“象数所由立”的源泉。圣人是人文社会的“功用之母”,是“象数所由立”的源泉。霸道向日近日,取得统一国家的伟大胜利;亡道背日远日,将一统的国家弄得支离破碎,四分五裂。汤武存,天下从而治;桀纣存,天下从而乱。治与乱的象与数,皆取决于政权如何对待天下为公的大同文化。大同文化的内核,是公而无私。公而无私,是我们民族大安大治的“功用之母”。

大同公心制,在中华大地上存在了很久,其传统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总结大同公心制之文献,虽说是隐书,但也显现了天下为公社会的美好景象。《桃花源记》是最脍炙人口的一篇。学者说,古代的大同社会是乌托邦。我认为此论未安。禹王治水,足迹所至,皆属华夏。如此辽阔的国土,不可能短时期形成。中国的语言如此复杂,中国的文字又如此统一。这些都是大同社会

的结晶,是大同社会曾经长期存在的明证。

自然界和社会界的事物,都是由小到大发展和成长起来的,无一例外。中国的公心领袖首先统率一个小的地区,以这个地区为中心,经过历代公心君王的建树,周围的民族心向往之,自东至西,自南至北,无思不服,五族共和,形成了伟大的中国。中国就是太阳国。中国的形成,如同太阳系天体,先有了太阳“道生一”,而后逐步组成它的行星和卫星,组成了自己的天系。古代的中国,是最文明的大国。江海居下,百川归之;君王承载人民,四方襁负其子而归之。中国是向心力凝聚的产物,不是暴力征服的结局。

家天下亡霸转易,不能脱离大同社会为公制。政治家和深入人心的天下为公制绝裂,政治家也必将自绝。秦始皇击败了六国君主,统一了天下。他否定历史,否定大同文化,说是纪元由他开始,统治万世,为了割断历史,贯彻“以吏为师”的统治术。其进锐者其退速,和公心制绝裂得越彻底,失败也就越快越惨。中国统治较长久的朝代,都对天下为公制有所继承,富贵的为非作歹有所制约,社会也有过圉圉空虚、刑错不用、国泰民安的太平日子。成康盛世,文景盛世,就是史例。

家天下社会,三公运权衡,王道托心于太阳,霸道托心于地球,亡道托心于月球。这也是“天人合一”,是合于天地不得一的小一,不是合于天地得一大壹。政权是民心民意的产物,民心归之之谓王,民心去之之谓亡。民心背向,决定了政权的命运。公天下所以长久,在于政治家立足于对人民的承载,将自己比为土,居于人民之下。

《易学关键》的“键”,指中国古代天文学。天文学是通向中国古代人文学堂奥的关口。我的键,就是希望学者启开中国古代人文学的关口,请学者升堂入室,欣赏室内之陈列。《易学关键》对一些珍宝也作了介绍,但很不够。但我坚信,随着我国的强盛,后起的博雅君子,在承前启后方面,会作出更大的成就。

作 者

目 录

序	张达 1
前 言	1
第一章 太阳是隐了的天体	1
第二章 辨日	10
第一节 日指太阳	11
第二节 日指地球	12
第三节 日指地球自转一周天的时间	14
第四节 日指白昼	16
第五节 日指阳气	18
第六节 日指日景	19
第七节 日指十干，言春夏秋冬	19
第八节 日月指月球	20
第三章 二十八宿	23
小序	23
第一节 二十八宿之构成	24
第二节 二十八宿之分度	26
第三节 二十八宿与十二月大地居次	27
第四节 二十八宿与十二月昏旦中星	28
第五节 二十八宿与二十四气	32
第六节 二十八宿与十二星次	34
第七八 二十八宿与十二分野	37
第八节 二十八宿与四方之兽	40
第四节 十二子	44
小序	44
第一节 日景升降十二子	47
第二节 律中十二子	49

第三节	地球公转十二子	53
第四节	月球公转十二子	56
第五节	地球自转十二子	60
第五章	太阳的名称	63
小序		63
第一节	一称太阳	64
第二节	大称太阳	66
第三节	天称太阳	68
第四节	心称太阳	72
第五节	中称太阳	76
第六节	正称太阳	82
第七节	明称太阳	85
第八节	星称太阳	88
第九节	命称太阳	90
第六章	地球的名称	95
小序		95
第一节	地球称天	95
第二节	地球称地	97
第三节	地球称天地	98
第四节	地球称坤	100
第五节	地球称后	101
第六节	地球称土	102
第七节	地球称后土	103
第八节	地球称星	104
第九节	地球之比譬称谓	106
第七章	月球的名称	108
小序		108
第一节	月球称月亦称别	109
第二节	月球称有	111
第三节	月球称太阴、太岁	113
第四节	月球称岁阴	115
第五节	月球称十二岁	117
第六节	月球称天	118
第七节	月球称嫦娥	120
第八节	月球称旁，亦称螃蟹	121

第八章	四十有九是地球之黄道面	126
第九章	土圭与日晷	147
第十章	斗和音喻政权的地位和声望	177
第十一章	三统历	187
第十二章	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	209
第十三章	河图与洛书	232
	小序	232
	第一节 河图喻家天下一个朝代	233
	第二节 河图是五行生成数	243
	第三节 洛书是洪范九畴	256
第十四章	风论	316
	第一节 风之取譬含义与八风	316
	第二节 八风生天神	325
	第三节 清明风与不周风	335
	第四节 风草、风流、风俗	346
	第五节 遗风与随风	356
	第六节 《易》内之风	366
第十五章	易学启门	378
	第一节 从贲卦论起	379
	第二节 易卦之构成	388
	第三节 八卦	399
	第四节 阳卦与阴卦	408
	第五节 内卦与外卦	418
	第六节 爻	428
	第七节 位	439
	第八节 应	451
	第九节 承乘	461
	第十节 吉凶	471
	第十一节 无咎	482
	第十二节 无为	492
	第十三节 序卦	502
	第十四节 杂卦	514
	第十五节 易是政治预测学	525

第一章 太阳是隐了的天体

《系上》曰：“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韩康伯注曰：“王弼曰：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此易之大极也。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孔颖达疏曰：“韩氏亲受业于王弼，承王弼之旨，故引王弼云，以证其义。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谓万物筹策虽万有一千五百二十，若用之推演天地之数，所赖者唯五十，其余不赖也。但赖五十者，自然如此，不知其所以然。云则其一不用者，经既云五十，又云其用四十有九也，然称其用，明知五十之内，其一是不用者也。不用而用，以之通者，若全不用，理应无赖，此既当论用，所以并言不用为用。五十者虽是不用其有用，从不用而来，以不用而得用也。故云不用而用，以之通。所用者，则四十九著也。著所以堪用者，从造化虚无而生也。若无造化之生此著，何由得用也。言非数而数，以之成者，太一虚无，无形无数，是非可数也。然有形之数，由非数而得成也；最四十有九是有形之数，原从非数而来，故将非数之一，总为五十，故云非数而数以之成也。言斯易之大极者，斯此也，言此其一不用者，是易之大极之虚无也。无形既无数也。凡有皆从无而来，故易从大一为始也。言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者，言虚无之体，处处皆虚，何可以无说之明其虚无也。若欲明虚无之理，必因于有物之境，可以却本虚无，犹若春生秋杀之事，于虚无之时，不见生杀之象，是不可以无明也。就有境之中，见其生杀，却推于无始，是无中有生杀之理，是明必因于有也。言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言有且何因如此，皆由虚无自然而来也。”

以天体论，大衍指太阳和地球。太阳是大，即大极；地球是衍，即四十有九；以人事论，大是王道派，衍是霸道派。太阳数是一，地球数是四十九，太阳

与地球的合数是五十。大衍之数五十，指此而言。《说卦》曰：“乾为大赤。”孔疏曰：“取其盛阳之色也。”《系上》曰：“广大配天地。”大是“大赤”的略语，衍是“广大”的别称。乾、大赤、盛阳，都指太阳；天地即大地，即衍，指地球。

乾文言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庄子·徐无鬼》曰：“圣人并包天地，泽及天下，而不知其谁氏。是故生无爵、死无谥，实不具，名不立，此之谓大人。”体之于人事，大衍之大，即这样的“大人”。大人要具有太阳的品德，建成的政权和太阳相适应，功被天下，不图名，不图利。衍指肥沃丰盛。肥沃丰盛，为大地独有。我们的中华，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衍土。体之于人事，王霸联合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扫除了一小撮害人虫，社会的多数人得到实惠，是盛德大业的一部分。《小尔雅》曰：“泽之广者谓之衍。”泽之广即大众得到了利益。改朝换代革命，古哲喻为“闰”。闰即润，大旱望云霓之人，得到滋润，即泽。

“一”指太阳，兼喻王道圣人，在古典中俯拾皆是。《系下》曰：“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老子》三十九章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淮南子·原道》曰：“所谓无形者，一之谓也（许慎注，下同。一者，道之本也）。所谓一者，无匹合于天下者也。卓然独立，块然独处，上通九天，下贯九野（九天，八方中央也，九野亦如之）。圆不中规，方不中矩，叶累而无根（无根，言微妙也）。《论衡》又说：“一也者，万物之本也，无敌之道也。”王弼《明象》曰：“通乎昼夜之道而无体，一阴一阳而无穷。”韩注曰：“一者，道也；道者，虚无也。”《书·大禹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永执厥中”。《咸有一德》曰：“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史记·礼书》曰：“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礼。两者合而成文，以归太一，是谓大隆。”上面的这些“一”，天体指太阳，社会指圣人和圣人建成的如同太阳的政权。

衍数是四十九。四十九是春夏秋冬四时的同义语。《革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四时与四十有九，都指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即一年。《易》作者时代，我们的祖先给地球划了经纬线，经纬各三百六十度。当时的经线零度，在今河南登丰县。划分经纬线，是中国先哲的创造，我们至今仍在沿用，只是将登丰县让位给格林威治而已。

古哲划分经纬线，和现在是相同的，经线三百六十度，东西经各一百八十度。纬线三百六十度，南北半球各一百八十度。地球的中间是赤道。北回归线在北纬二十四度，南回归线在南纬二十四度。二十四度加二十四度，是四十八度，再加上赤道零度，共四十九度。四十九度是地球一年偏斜升降的全数，故与四时义同。关于四十九度问题，我们将在《黄道面》章里讨论，这里不再赘

述。

“大衍之数之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中国文史哲中的灵魂所在。现在我们看一看《红楼梦》第一回是怎样应用这个学说的。

“却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了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〇一块。那女娲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

零一块即中心大一太微太阳，也就是“大衍之数五十”的“大”。高十二丈，指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四丈，指一年的二十四个节气。三万六千五百块，指一年的三百六十五日，这里用夸大一百倍的手法表述。这里的十二丈、二十四丈、三万六千五百块，都是由四十九和四时的变通用语，皆指地球公转一匝的一年数。女娲即易之坤卦，喻走家天下老路的统治者。女娲崇尚“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走马灯转易制，信奉其用四十有九。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说明又重蹈了家天下必然覆没的老路。

王霸联军革命，也就是《系辞》讲的“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革命，也就是韩氏所注“演天地之数”。演天地之数，即推翻桀纣的大变革。大衍之数，即天地之数，王霸两派，缺一不可，故曰：“所赖者五十也。”这个思想也取于自然。独阳不生，独阴不生，只有阴阳合德而后生，也就是说，太阳施气，大地孕育，方能生生。王霸革命成功，霸道派昧了良心，过河拆桥，一脚踢开王道派，走了“其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之路。”其一不用，“单单剩下一块未用”，也就是《礼·礼运》讲的“大道既隐，天下为家”。郑玄注曰：“隐犹去也。”隐与去即统治者不用大一。地球自己作为中心，让太阳围绕自己运转，梦想万世，是坤道女娲的思想方法论。

“其一不用”，是对太阳的否定，否卦“否之匪人”，即指不用其一。但是，太阳是否定不了的天体，大地生生，离开太阳根本不行，故曰“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家天下由夏至扬沸，到冬至凝冰，即由满床笏到南柯梦，实际维持其统治的，仍然是大极的余光。“不用而用以之通”，言乎此。“单单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青属东方，是家天下的取代方。《说卦》曰：“帝出乎震，震东方也。”青埂峰是培育新兴革命势力的温床，是推倒家天下统治的发祥地。“非数而数，以之成”，言乎此。

大极给予社会的精神食粮是全民的，既给了统治者以统治术，也给了革命者以造反术。大极的思想博大精深，粗细皆备，社会的人可以各取所需。《系上》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神即神思。神是神思的省称。《老子》十一章曰：“有之以利，无之以用。”有无皆用，也就是“民咸用”。“有”即家天下的统治者，荣华富贵的有为者；“无”即公天下的理想者，与人民不离不弃的